

Departure and Defense: A Spatial Narrative Analysis of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Huang Hongyan Duan Huiqi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Abstract: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Nobel prize-winning Colombian writer 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 is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orentino and Fermina, which lasted for half a century during the plague. The novel follows the traditional marriage of Juvenal Urbino and Fermina, interspersed with Florentino's romantic history and struggle, and ends with Florentino and Fermina sailing for eternal life.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riters of 20th century, his influence derives from his narrative skills.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long-term use of geographical space and social space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space of characters. The new perspective of "space escape" reconstructs the spiritual world and acquires self-knowledge for the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Key words: Spatial narrative; 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 *Love in the Time of Cholera*

Received: 2020-08-20; Accepted: 2020-08-26; Published: 2020-08-28

离与守：《霍乱时期的爱情》空间叙事分析

黄洪燕 段惠琼*

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南昌

邮箱：englishduan2011@163.com

摘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之一是《霍乱时期的爱情》。小说讲述了瘟疫蔓延时期弗洛伦蒂诺与费尔米娜二人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感情纠葛。小说以乌尔比诺与费尔米娜的传统婚姻为主线，期间穿插了弗洛伦蒂诺的风流史和奋斗史，最后以弗洛伦蒂诺和费尔米娜乘船驶向永生永世的爱情为结局。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力源于他的叙事技巧，这与他长期以来在深层上既立足人物心理空间，又灵活使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密切相关。“空间逃离”这一新视角为这部小说人物重新构建了精神世界、展示其获得自我认识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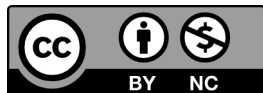
关键词：空间叙事；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

收稿日期：2020-08-20；录用日期：2020-08-26；发表日期：2020-08-28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霍乱时期的爱情》（以下简称《爱情》）作为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之一，叙述的是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史诗。马尔克斯在书中穷尽了爱情所有可能的样子：或忠贞不二、或秘而不宣、或直接粗暴、或含羞带怯、或稍纵即逝、或矢志不渝……尽显人生百态。

在叙事空间结构的安排上，马尔克斯利用福音花园、窗户街、绿色运河、小城镇等小空间以及由南而北贯穿哥伦比亚全国、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23%、流域内人口占总人口的90%的马格达莱纳河的广阔地域空间，来推动整部小说的叙事进程、塑造人物形象、展示中心主旨。如其名所示，这本小说以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和费尔米娜·达萨之间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爱情为主线。在书中，爱就像“霍乱”一样，在不经意间来势汹汹，具有传染性且无法治愈。

当费尔米娜的父亲洛伦索·达萨知道女儿与弗洛伦蒂诺交往后，他极力反对。为了将两人拆散，他以旅行的借口带着女儿逃离了他们居住的那座小城。此后，小说的隐性主线以及支线都开始以书中人物在不同空间的“逃离”而展开。不论是弗洛伦蒂诺为了忘记费尔米娜而乘船离开，还是费尔米娜因夫妻争吵而独自回到故乡；不论是乌尔比诺夫妇为了寻找“丢失的爱情”而去往欧洲，还是洛伦索因害怕自己的非法行当被揭露而回老家等等，在这一系列的空间穿梭中，两位主人公弗洛伦蒂诺与费尔米娜始终都是各个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是连接不同空间的重要线索。小说通篇围绕着他们，展开了一幕幕丰富的社会生活画面，也构筑起整部小说的叙事结构。

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1945年在《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这篇论文中首次系统地提出小说空间形式的理论以及叙事侧面：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他分析了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1]，为叙事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对叙事空间的分析深深影响着后来的批评家，引起人们对文学作品中空间形式的关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社会空间”概念，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新方向。他探讨了空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目的是构建“统一的理论”来联系各领域，即：物

理空间（自然）、心理空间（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2]。加布里尔·佐伦（Gabriel Zoran）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1984）一文中，建构了也许是目前为止最具实用以及理论价值的空间理论模型。他首次将叙事空间看作一个整体，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叙事中空间再现的三个层次：地志的空间（即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时空体空间（即事件和行为形成的空间结构）和文本的空间（即文本所表现的空间）[3][4]。“空间逃离”这一新视角为《霍乱时期的爱情》这部小说人物重新构建了精神世界、展示其获得自我认识的过程。

1 物理空间之生活远离

物理空间本质上是与时间相对的一种物质客观存在形式，物体存在、运动的场所。空间是人类生存的立足之地，因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在空间中进行，离开了空间，人就无法存在。它具体、实在，并且可知可感，可以测量。物理空间是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将人物安置的各个地点，是故事发生的外部环境，也是小说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5]。

《爱情》这整部小说就是围绕弗洛伦蒂诺和费尔米娜生活的小镇卡塔赫纳这个物理空间展开的。福音花园的偶然一瞥造就了弗洛伦蒂诺与费尔米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情。但是洛伦索·达萨在发现女儿的秘密恋情后，便以旅行的名义将费尔米娜送往巴耶杜帕尔镇的舅舅家，企图通过逃离原有生活来让费尔米娜淡忘这段感情。可是他的计划落空。在外一年半的旅程中，弗洛伦蒂诺和费尔米娜一直通过电报保持联系，并私定终身，“他们定下了日子，明确了方式、用生命许下诺言，共同决定只要两个人再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情形如何，都不征求其他人的意见，直接结为夫妻”[1]。可是，等到两人真正见面时，费尔米娜的内心却被深深的失望笼罩，觉得自己之前对弗洛伦蒂诺的感情不过是一场幻觉。于是，她毅然决然地提出分手。失恋的弗洛伦蒂诺痛苦不堪，日渐消沉，彻夜不停地流泪。特兰西多·弗洛伦蒂诺为了帮助儿子走出感情阴霾，托弗洛伦蒂诺的叔叔在维拉·德雷伊瓦这个城市替他找了份差事，并亲自将他送上船，希望通过离开这个伤心之地来让他精神振作，找寻新的生活。

虽然弗洛伦蒂诺最终决定跟着船只返航，不去外地工作，但这次短途旅行还是让弗洛伦蒂诺的内心观念发生了改变，回来后重新振作精神，但不变的是他对费尔米娜的爱。

终于，在五十二年九个月零四天之后，他站在了刚成为寡妇的费尔米娜面前，重申了他对她“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1]。对于弗洛伦蒂诺的表白，费尔米娜先是感到无比愤怒，认为这是弗洛伦蒂诺对她的一种羞辱，而后则是采取忽冷忽热的态度，不断设置障碍和考验。但弗洛伦蒂诺始终意志坚定，沉着镇静。最终，他的真诚打动了费尔米娜，唤醒了她迟疑的爱。为了逃离横亘在两人面前世人投来的不善目光，弗洛伦蒂诺与费尔米娜在短途旅行回程时决定开启一场持续一生一世的纯粹爱之旅，为此还在船只主桅杆上挂起一面象征着霍乱的黄旗，以躲避检查、旅客和货物。在“新忠诚”号上，费尔米娜以女主人的身份住进了总统舱房，时隔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两颗孤独的心终于在黑暗中找到光明。他们成功逃离了世俗生活，得到了在海上永不靠岸的爱情——自此获得了永恒的意义。

2 社会空间之身份远离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里面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为社会关系所生产。”[2]社会空间充满了政治文化，如民族、阶级、权力身份等，构建出不同等级对立的空间，可划分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述”和“表述空间”这个三元辩证组合[6]。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一种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全新空间，并赋予其独特的意义。

在《爱情》中，加西亚·马尔克斯从侧面描写了19世纪末哥伦比亚的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二元对立：现代与落后、科学与愚昧以及阶级差异。在小说开篇，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到奴隶老区造访已逝好友赫雷米亚·圣德阿莫尔的情人。他在贫民区见到的是：泥泞的街道，被海水裹挟着的屠宰场残渣，臭气弥漫的露天污水沟……那里既破败又肮脏，弥漫出一股令人绝望又无助的气息。而在被一条绿色运河分隔的富人居住的拉曼加区，街道宽阔，房子一般都建得又大又凉爽，室外露台有着多利克式的廊柱，站在

那儿可以将海湾的美景尽收眼底。马尔克斯的描写显示出两区之间的分隔对立。绿色运河是一道天然壁垒，是富人与穷人之间分明而不可逾越的界限，它强化了贫富阶级之间的对立和上层阶级的优越感，体现出两者阶级地位和物质财富的悬殊差距 [7]。

正是由于这样的社会背景，洛伦索·达萨才极力反对女儿与弗洛伦蒂诺交往。因为他一直相信“一个美丽的、受过古典教育的女人尚有机会通过一桩美满的婚姻获得新生” [8]。作为一个靠着非法手段发家致富的暴发户，洛伦索将费尔米娜视为自己的“金骡子”。当年，洛伦索决定举家搬离圣胡安·德拉希耶纳加，来到卡塔赫纳，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沾女儿的光，使他脱离下等人身份，跻身上流社会。在他的阶级观念面前，身为私生子的弗洛伦蒂诺自然入不了他的眼，也因此他才毫不犹豫地棒打鸳鸯。而后，费尔米娜如他所愿和乌尔比诺医生结婚，洛伦索夙愿得偿，借着女婿的名声为所欲为，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得知费尔米娜加入豪门后，弗洛伦蒂诺一度意志消沉。虽然弗洛伦蒂诺的亲生父亲是加勒比河运公司的创办者之一，但却从未在法律上承认过他，只是偷偷地承担着弗洛伦蒂诺的抚养费。弗洛伦蒂诺的母亲则是一个黑白混血人种，因儿子私生子的身份，便让他用她的姓氏。因此，弗洛伦蒂诺不像乌尔比诺，有着可以带来尊严、荣耀与社会地位的家族光环，这是洛伦索要拆散他和自己女儿的原因。而费尔米娜在时隔一年半，在“代笔人门廊”再次见到弗洛伦蒂诺时，觉得“他那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庞和因爱情的恐惧而变得僵硬的嘴唇” [8] 都与自己想象中的真命天子相差甚远。她提出分手，也或多或少与他当时的穷酸样有关系。后来，失恋的弗洛伦蒂诺为了能配得上心上人，跟着莱昂十二叔叔在加勒比河运公司上班，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从事了航运公司的所有职位，为的就是赢得名誉和财富以配得上费尔米娜。在莱昂十二叔叔和莱昂娜·卡西亚尼的帮助下，弗洛伦蒂诺扶摇直上，最终成为河运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实际的掌权者。他因此逃离了原本的阶级，不再只是个穷小子，而是可以参加上流人士的聚会、近距离见到朝思暮想的费尔米娜的大老板。也正因此，他可以光明正大地去乌尔比诺医生家进行吊唁，并尽心尽力替费尔米娜招待客人、处理各项事宜，不但不遭人非议，“他的所作所为还被视为一种让人无以为报的

帮助”[8]。五十年前，因为阶级问题他们俩错失了彼此，但五十年后，又是因为阶级身份的改变，才让弗洛伦蒂诺有机会再次向费尔米娜表明自己的心意。

3 心理空间之精神坚守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得空间实践想象有了各种全新的意义和可能性[2]。“社会环境、权力关系和社会意识形态投射于人物的心理当中，形成不同的心理空间；反过来，心理空间也间接反应了人物当时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空间。”[4]也就是说，心理空间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三者之间相互作用，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爱情》中的人物在物理空间或社会空间逃离时，心理空间也在不断变化，逐步完成自身心灵的成长和自我意识的追求。

费尔米娜很小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她由独身姑母带大，身边并没有一起玩耍的同龄人。当父亲为了拆散她和弗洛伦蒂诺将其送到舅舅家时，表姐妹们成了她最好的伙伴。她们年龄相仿，志趣相投，有聊不完的天。在那时，费尔米娜学会了抽烟，后来还养成了烟瘾，但始终是偷偷躲着抽。结婚后，她仍保持着这个习惯，不过都是背着所有人抽，甚至不让丈夫和孩子们发现。一方面，在那时人们觉得女人当众抽烟不雅观，另一方面费尔米娜自己也认为偷偷做的事情会有一种别样的快感。于是费尔米娜一天至少有三次机会独自躲在浴室里抽烟。父亲洛伦索去世的几个月中，她也时不时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抽烟、哭泣。浴室这个空间成了她放松自我、纾解郁结的小天地。乌尔比诺医生去世后，慢慢地，费尔米娜竟当众抽起烟来，而且抽得十分放纵。年过七旬的她终于不再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而是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活。

弗洛伦蒂诺希望在费尔米娜面前保持处子之身，尽管她已经不再属于他了，但他没有想到在某天晚上被一个迷人的老女人夺去了童贞。他在绝望后震惊地发现“他对费尔米娜·达萨虚无缥缈的爱可以用世俗的激情来替代”[8]。于是他开始了疯狂的猎艳，使自己麻木，以忘记对费尔米娜的爱。

弗洛伦蒂诺原以为没有费尔米娜他也能活下去。但是在每一次纵欲之后，他对费尔米娜的渴望愈发加重，空虚感卷土重来，侵蚀着弗洛伦蒂诺的痛苦和

孤独。最终，他回到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发现自己仍然爱着费尔米娜。但他也有一个新的原则，即“灵魂之爱在腰部以上，肉体之爱在腰部以下”。因此，在弗洛伦蒂诺的身体里，爱是分裂的：从腰部以上属于费尔米娜，从腰部以下属于他所认识的各种女人。在一次又一次对性的追求中，弗洛伦蒂诺没有迷失自我，而是鼓励自己不断完善，最终实现自我追求，俘获了费尔米娜的心。

4 结语

从叙事学上来看，这个爱情故事遵循的是最为经典的线性叙事逻辑：开端、发展、高潮、结尾段落清晰，没有使用倒叙或插叙，更不用说使用其他碎片化的叙述方式。在角色上恪守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设置，二元对立关系的消解使小说结构上最终呈现令人满意的戏剧性结局，矛盾对立体得到统一。因此，马尔克斯倾力打造的是一个乐观、有毅力、具有自我确证能力的现代版“有志者，事竟成”故事。包裹在重重困难外壳之下的，正是克服困难的炙热爱心。

虽然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所讲述的基本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历史时代拉美人民的故事，但是在逻辑上它能够永远属于“黄金时代”。书中人物在逃离不同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同时，他们的心理空间也在不停转变：弗洛伦蒂诺消极、脆弱的内心世界逐渐地变得积极、坚强；费尔米娜在不停的空间变动中（旅居欧洲、回故乡暂住、乘船出游……）逐渐有了自我意识的成长。理想与现实对接成功，理想世界与童话故事般的记忆紧密联系起来，将空间打造成某种可以安放情感记忆的场域，为身份转换提供凭借。

从空间逃离的角度，通过地理空间、社会空间以及心理空间三个方面，马尔克斯采取了“无地域化”的空间策略，讲述了脱离了典型地域或民族文化诉求的故事，故事空间仅仅是作为景观本身而存在的。我们能够看到的是马尔克斯提倡的主流价值体系：向往爱情、追求理想、肯定个性解放与个人英雄主义，赞美执着精神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人民的生活环境：霍乱蔓延、战争频繁和生态灾难肆虐。人们处在由无知转向科学、落后到现代的转变阶段，同时饱受战争和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各种痛苦。“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

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9]小说的最高愿景不仅仅是理性的，而且是神话般的，像童话故事的结局“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部小说呈现的是一个深层的、意味深长的情感和认知过程。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项目（编号：YY19223）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 [1] 马尔克斯. 我不是来演讲的[M]. 李静,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 [2]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Oxford, UK: Basil Blackwell Ltd., 1991: 33-40.
- [3] Zoran G. 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 [J]. Poetics Today, 1984, 5 (2): 309-335. <https://doi.org/10.2307/1771935>
- [4] 刘先颖. 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述评[D]. 黑龙江大学, 2012.
- [5] 毛海燕, 沈宏. 艾丽丝·沃克《日常用品》中的空间问题——空间叙事学视角的解读[J]. 学习与探索, 2010 (4): 199-201.
- [6] 龙迪勇. 空间叙事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5.
- [7] 钱浩君. 权力关系视阈下《霍乱时期的爱情》解读[J]. 秘书, 2016, 34 (6): 41-43. <https://doi.org/10.2341/14-048-L>
- [8] 马尔克斯. 霍乱时期的爱情[M]. 杨玲,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 [9] 程锡麟, 王安, 孙薇, 等. 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 江西社会科学, 2007 (11): 24-35. <https://doi.org/10.1353/aph.2007.0057>